

---

## 老子道德经原文及译文

### 《老子》第一章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

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

故常无欲，以观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观其徼。

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。

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

#### 【译文】

取道于寻常可取之道，其道非恒久之道；取名于寻常可取之名，其名非恒久之名。

取名于无名，就好比天地未判之初始；取名于有名，乃是万物化生之根本。所以，通常要无所趋求，以便观想那无以名状的微妙；时常又要有所趋求，以便观想那成名化物的极限。这两方面是同一行为体的不同显现，同样深及于行为体的幽深内殿。在这同样深及幽深的两者之间作不断深入的循环运行，就是一切行为运作的微妙法门。

### 《老子》第二章

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矣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矣。

故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倾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……

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万物作焉而不辞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居。

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

#### 【译文】

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，于是就有了令人嫌恶的丑；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，于是就有了反面的不善。所以，“有”与“无”相互突显，“难”与“易”相互促成，“长”与“短”相互显现，“高”与“下”相依而存，“音”与“声”相互陪衬，“前”与“后”相互照应——这些“名”相反而相成，迁延不居而不独立自足。因此，圣人从事于无所成名的事务，施行无须仗名立言的劝教，坦荡迎候万物的涌现与流变而不抵触畏避，生养了一切并不拘系自有，做成了什么并不执为仗恃，成就了事业并不矜居功名。就是因为他不矜居功名，所以他不会消逝。

### 《老子》第三章

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

是以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。常使民无知无欲。

使夫智者不敢为也。为无为，则无不治。

#### 【译文】

不崇尚贤才异能，使人民不至于炫技逞能而争名逐利。不看重稀贵之物，使人民不做盗贼。不显露足以引起贪欲的事物，使人民的心思不至于被扰乱。因此，圣人治理天下的原则是：排弃充斥于人民心中的各种成见，满足人民的温饱需求，软化人民的犟执趋求，提高人民的自立自足能力。通常使人民不执成见、不生贪欲，使那些“智者”不敢为所欲为。从事于无所成为的作为，即可以得到全面的治理。

### 《老子》第四章

道冲，而用之或不盈。渊兮，似万物之宗；湛兮，似或存。

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#### 【译文】

道是虚无的，但它的作用却似乎无穷无尽。它是那样的幽深莫测，像是一切存在的本源依归。它消磨了锋角，排解了纠纷，柔和了光芒，浑同于尘俗。它无形无迹呵，像是很不确定的存在。我不知道在它之上还能有什么更本源的存在，只觉得它存在于天帝之前。

---

《老子》第五章

天地不仁，以万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  
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  
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【译文】

天地无所谓仁爱之心，把万物都当作“刍狗”来看待；圣人也不执求仁爱之心，把百姓也当作“刍狗”来看待。天地之间，不正像是气囊或空管那样的大空泡吗？它虽空虚但却不会塌缩，运行之中生化不息。孜孜于仗名立言往往行不通，不如持守空虚而顺任自然。

《老子》第六章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動。

【译文】：

虚神永远存在，可以称它为无比幽深的生殖之源。通向这个无比幽深的生殖之源的门径，就是这个天地世界的根本。它绵延存在而又若有若无，它施展的作用无穷无尽。

《老子》第七章

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  
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；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

【译文】

天长地久。天地所以能够长久，是因为它们不去强求一种非其不可的状况维持，所以能够长久。因此，圣人把自己的切身利益置后，反而成了人群的首领；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，反而更好地保护了自己的身家性命。不正是因为他对自己很无所谓吗？这样反而可以更好地成就他自己。

《老子》第八章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几于道。  
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  
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

【译文】

上好的行为典范就像水一样。水，善于利导万物而不与之争，处守于众人所不愿处的低下处，所以，接近于道。  
水，居处善于择下而居，存心幽深而明澈，交游共处谐和相亲，言行表里如一，公共关系易于清静太平，办事能干，行动善于应机顺势而行。正因为水总是利导万物而不与之争，所以，它很少患过失。

《老子》第九章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  
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  
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；  
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  
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

【译文】

执持盈满，不如适可而止。锋芒毕露，难以长久。金玉满堂，谁能守藏？富贵而骄横，自埋祸殃。功成身退，是最应该奉行的行为准则。

《老子》第十章

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

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？

滌除玄鑿，能如疵乎？

愛國治民，能無為乎？

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？

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

【译文】

保持神魂与体魄的谐和统一，能不崩解离散吗？圆融气质以致柔顺随和，能像婴儿一样吗？清理幽深而明澈的自体，能没有任何瑕疵吗？爱民治国，能不执着于名而顺任自然吗？在展身作为、功成身退的循环中，能像雌母一样吗？明于道而“发光”行进于一切领域，都能无须向显学成见“借光”吗？生它，养它，生了它并不拘系自有，成就了什么并不执为仗恃，虽获取较高的资格权能却不肆行宰制，这就叫做无限深得于道的“玄德”。

《老子》第十一章

三十輻，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

埴埴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。

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

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【译文】

三十根辐条汇集于车毂而造车，有了其中的虚空，才发挥了车的作用；揉和陶土制作器皿，有了器皿内的虚空，才发挥了器皿的作用；开凿门窗建造房屋，有了门窗四壁内的虚空，才发挥了房屋的作用。所以，“有”之所以能给人以便利，是因为它营造的“无”发挥了作用。

《老子》第十二章

五色令人目盲；五音令人耳聾；五味令人口爽；馳騁畋獵，令人心發狂；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

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【译文】

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；嘈杂的声音使人听觉失灵；浓厚的杂味使人味觉受伤；纵情猎掠使人心思放荡发狂；稀有的物品使人行于不轨。因此，圣人致力于基本的维生事务，不耽乐于感官的享乐。所以要有所取舍。

《老子》第十三章

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

何謂寵辱若驚？寵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

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

故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愛以身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

【译文】

得宠与受辱一样，都是对身心安宁的惊扰；重视大患等同于对身家的珍重。为什么说得宠也像受辱一样使人惊扰呢？因为：就其对人的惊扰程度而言，得宠更为下劣；得到它的时候为之惊喜难安，失去它的时候又为之惊慌恐惧，所以说得宠与受辱一样，都是对身心安宁的惊扰。为什么说重视大患等同于对身家的珍重呢？因为：我之所以会看重大患，是因为我有这个非顾虑大患不可的身家，如果我连这身家也置之度外，那么，还会有什么私己的大患可以干扰得了我呢？所以，像看重自己的身家一样看重天下的人，可以守护天下；像爱养自己的身家一样爱养天下的人，可以托付天下。

《老子》第十四章

---

視之不見，名曰夷；听之不聞，名曰希；搏之不得，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。其上不口，其下不昧。繩繩兮不可名，復歸于物。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

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#### 【译文】

看它看不见，就叫"夷"；听它听不到，就叫"希"；捉它捉不着，就叫"微"。从这三方面不可以加以探究，所以是浑融无名的元始。居于其上的本源已不清楚，由它而下的现实世界是清晰具体的。它本身渺渺茫茫，无以名状，不同于现实的具体存在。这就叫做没有确定形状的形状，不可归结于具体组分的显象，它是不确定性的表征。围绕着它团团转，我们永远也搞不清它的模样。维系于古已有之的道，以驾驭现实的具体存在。能懂得返本复初，是维系于道的基本点。

#### 《老子》第十五章

#### 【原文】

古之善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。  
夫唯不可识，故强为之容：  
豫兮若冬涉川，犹兮若畏四邻，俨兮其若客；  
涣兮若冰之将释，敦兮其若朴，旷兮其若谷；  
混兮其若浊。  
孰能浊以澄？静之徐清；  
孰能安以久？动之徐生。  
保此道者不欲盈。  
夫唯不盈，故能敝而新成。

#### 【译文】

古来善于当士的人们，微妙、幽深而通达权变，深邃得令人难以测识。正因为难以测识，所以要勉强作形容：有时候，他们迟疑审慎得像是在冬天里涉足江河，警觉戒备得像是随处都有强敌环伺，恭谨自持得像是一直都在做客；有时候，他们又像冰块就要崩解融化一样松跨散漫，敦敦朴朴的，看不出什么突出的能耐，旷放豁达得就像虚空一样；他们的那些似乎不相调谐的多面目表现使他们显得很浑浊。

哪些人能在混浊中保持本心的澄明？能注意守静就能渐趋本心的澄明；哪些人能使安稳得到长久的维持？懂得灵动权变就能渐得长久的安稳。保持这种生存方式的基本点就是不去追求"无不具足"。正因为没有"无不具足"，所以能历久而常新。

#### 《老子》第十六章

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其复。  
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  
归根曰静，是曰复命。  
复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  
不知常，妄作，凶。  
知常，容。  
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没身不殆。

#### 【译文】

尽可能地使自己显得虚若无有，尽可能地保持清静，在事物波起云涌似的事态演变中，我们可以因此

---

而观察它们的循环反复。事事物物虽然纷纭繁杂，但它们都可以归结于它们的根本。归结到根本它们就显示出始终如一清静，这就叫做恢复到“本来”。

懂得恢复“本来”就叫做达成了生存的恒常，懂得达到生存的恒常就叫做有明于道。不懂得达成生存的恒常而胡作非为，就会充满凶险。懂得达成生存的恒常就能雍容裕如。能雍容裕如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戴，得到众人的拥戴就可以统摄全局，统摄全局就可以像天一样，像天一样就可以进而像道一样，可以永久存在，终身没有危险。

《老子》第十七章

太上，不知有之；

其次，亲之、誉之；

其次，畏之；

其次，侮之。

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，悠兮其贵言。

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“我自然”。

【译文】

最好的统治者，人们觉察不到他的存在。

其次的统治者，人们亲近他、赞誉他。

再次的统治者，人们畏惧他。

最次的统治者，人们轻侮他。

威信有所缺损，就会导致整个威信架构的倒塌，闲着点吧，慎作仗名立言之事。最好是一切事情都办理妥当了，百姓们却说“我们是自然而然的”。

《老子》第十八章

大道废，有仁义；

智慧出，有大伪；

六亲不和，有孝慈；

国家昏乱，有忠臣。

因为大道废弃了，

才提倡（有了）“仁义”。

聪明智慧（逐权夺利、投机取巧的心机）出现了，才有了狡诈和虚伪。

家庭六亲之间不和睦了，才需要推崇孝慈。

国家昏乱了，才出现贞节、忠诚之臣。

《老子》第十九章

【原文】

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；

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；

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。

此三者以为文，不足，故令有所属；

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。

【译文】

抛弃圣贤权威及权威成见，人民可以得到更大的好处；抛弃仁、义等道德律则，人民将恢复他们的孝慈本性；抛弃技巧与厚利的助纣与诱引，盗贼将自动消失。

---

不过，这三项措施作为治标之举，还不足以治本，所以，应把它们作为从属的措施并继之以更为基本的总体原则：表现纯真，持守混沌，减少私心杂欲。

#### 《老子》第二十章

##### 【原文】

绝学，无忧。  
唯之与阿，相去几何？  
美之与恶，相去何若？  
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？  
荒兮其未央哉！  
众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台。  
我独泊兮其未兆，如婴儿之未孩，傫傫兮，若无所归。  
众人皆有余，而我独若遗。  
我愚人之心也哉，沌沌兮！  
俗人昭昭，我独昏昏。  
俗人察察，我独闷闷。  
澹兮其若海，颯兮若无止。  
众人皆有以，而我独顽似鄙。  
我独异于人，而贵食母。

##### 【译文】

抛弃显学成见等路况知识，可以无忧在途。

那些去应诺附从的与那些去呵斥抗拒的，能有多大差别？那些在欣赏喜慰的与那些在嫌恶厌弃的，又相差多少？他人所畏避的，难道就非畏避不可吗？这种盲从风气久远以来到处蔓延，什么时候都没完没了！

人们真是喧闹喜乐、风光满面，就像享用着盛宴的美食，就像春日里奔赴高台。唯独我淡淡漠漠的，找不出任何随潮同流的迹象，就像婴儿还不懂得言笑作态，娴静而慵懒，因不附从于任何潮流而显得无所归属。

人们似乎都有充足的装备，而我却显得什么也不足。我真是愚人的心肠呵，混混沌沌的。人们似乎精明而睿智，而我却显得糊里糊涂。人们勤紧而利索，而我却在无可无不可地闲散游荡。摇曳灵活呵，就像大海一样；飘忽散漫呵，无拘无束。人们似乎都有足堪仗恃的本领，而我却总是不轻易出离混沌无名，就像不堪成器的鄙朴一样。我将继续我的特立独行，我崇尚求得于道。

#### 《老子》第二十一章

孔德之容，惟道是从。  
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  
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  
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  
窈兮冥兮，其中有情；  
其情甚真，其中有信。  
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阅众甫。  
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？以此。

##### 【译文】

---

甚高德位的行为形貌是对道的效仿。道化生万物的过程表现为恍恍惚惚的不确定性。在恍恍惚惚的不确定之中，有了相对确定的形态停驻；在恍恍惚惚的不确定之中，又有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实体的呈现。在具象的实体世界，窃窃冥冥之中可以捕捉到某种情态表现。这情态表现非常本真，它蕴含着源之于道的德的信息。从古到今，这一系列表现从未改变，阅遍了众多人群王朝、物类王朝的兴衰变迁。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人群王朝、物类王朝的基本状况的呢？就是通过观其情察其德而得知的。

#### 《老子》第二十二章

##### 【原文】

曲则全，枉则直，洼则盈，敝则新，少则得，多则惑。

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。

不自见，故明；

不自是，故彰；

不自伐，故有功；

不自矜，故长。

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

古之所谓“曲则全”者，岂虚言哉？诚全而归之。

##### 【译文】

能柔曲因应则能自我成全，懂得枉屈绕行则能迅捷直达，能不断地凹陷成“盅”则能不断地自我充盈，懂得护守现成的稳定则能得到真正的逐渐更新，少取则真得，贪多则反而导致自身的混乱。因此，圣人浑融一体而为天下前行探路。不执着于成名，所以能明于道；不自以为是，所以能明辨是非；不自我夸耀，所以能多有事功；不自我矜持，所以能长远在途。因为他不执着于名而与人争，所以天下没有人能把他作为对立面而与他争。古时候所说的“能柔曲因应则能自我成全”等道理怎么会是空话呢？它实在是一个很全面的概括。

#### 《老子》第二十三章

希言，自然。

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。

孰为此者？天地。

天地尚不能久，而况于人乎？

故从事于道者：

道者同于道，德者同于德，失者同于失。

同于道者，道亦乐得之；

同于德者，德亦乐得之；

同于失者，失亦乐得之。

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

##### 【译文】

少发圣言号令，就可以任运自然。狂风刮不到一个早晨，暴雨下不了一整天。谁行使了这狂风暴雨？是天地。天地也不能长久地维持它的狂暴，何况于人呢？所以，注重于修道的人，以道为法式就可以趋同于道，以德为趋求就可以得到德，失道失德就会导致失道失德的恶果。同于道的人可以得到道的容纳，趋求于德的人可以得到德的畜养，失道失德则终将以失败告终。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博得人们的确信，人们是不会真正相信的。

#### 《老子》第二十四章

企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

自见者不明，

自是者不彰，

---

自伐者无功，



---

自矜者不长。  
其在道也，曰余食赘行。  
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

【译文】

踏着脚尖立不稳，张着双腿难成行。执求成名的，不明于道；自以为是的，不善辨析；自我夸耀的，少有事功；自我矜持的，难以长久。这些做法比之于道的理想范式，实在是一种撑胀而拖沓的行为。一般存在也有不这样的，所以，奉行完善的在途规范的人绝不这样。

《老子》第二十五章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  
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  
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，曰大。  
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。  
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  
域中有四大，而人居其一焉。  
人法地，地法天，无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【译文】

有一存在浑融而成，先于天地分化的现实世界而存在。它无音无形，廓然无依地自在，没有根本性的迁改；循环反复地运行，永不败坏。可以称之为天下万物共同依归的母本。我不知道它的确切名号叫什么，给它加上一个标号说是"道"，勉强给它一个描述说它是无不包涵的整体存在。这个整体存在绵延运行，运行之中它远化展开，远化展开之后又循环反复。所以，道是整体性存在，天是整体性存在，地是整体性存在，人也是整体性存在。宇宙中有四个层次的整体性存在，而人是其中之一。人效法地，地效法天，天效法道，道则以随遇自在作为法则。

《老子》第二十六章

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。  
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辘重，虽有荣观，燕处超然。  
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？  
轻则失根，躁则失君。

【译文】

重是轻的根本，静是动的主宰。因此，圣人处理任何事务都不脱离他的承载、供养者；虽有荣华显贵的地位权能，却能坦荡从容，超然处之。为什么大国的君主要强逞己能而轻举天下？轻举天下就会失去自身存在的根本，狂躁施政就会失去主控的权能。

《老子》第二十七章

善行，无辙迹；  
善言，无瑕谪；  
善计，不用筹策；  
善闭，无关键而不可开；  
善结，无绳约而不可解。  
是以圣人常善救人，故无弃人；  
常善救物，故无弃物。  
是谓袭明。  
故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师；  
不善人者，善人之资。

---

不贵其师，不爱其资，虽智，大迷。

是谓要妙。

【译文】

合道境地的人，他的行为无辙迹可追寻，他的言谈无瑕疵可指摘，他的谋划不必借助于筹码的演算，他的关闭不用栓梢而不可打开，他的束缚不用绳索而不可松解。因此，圣人通常留心于救护人，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，通常留心于修复物，所以没有被废弃的物。这就可以说有了含而不露的明。所以，善人，可以作为不善人的师范；不善人，又可以作为善人的凭资。不懂得标榜师范，不懂得善待凭资，虽然对善不善的知见有很深的认识与把握，行为举措仍将是糊涂之至。懂得这一点是非常精要玄妙的。

《老子》第二十八章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谿。

为天下谿，常德不离，复归于婴儿。

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

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复归于无极。

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

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复归于朴。

朴散则为器，圣人用之则为官长。

故大制不割。

【译文】

虽深知什么是雄强，却安守于雌柔取态而处事，甘作天下的沟谿。甘作天下的沟谿，永恒的德性就不会离失，复归于婴儿般的随和态。虽深知什么是清白豁亮，却安守于摸黑行进的取态，甘作天下的试探者。甘作天下的试探者，永恒的德行就不会有偏差，复归于无所突出无所特特的未分化态。虽深知什么是荣华显耀，却安守于平常的谦卑取态，甘作天下的虚无者。甘作天下的虚无者，永恒的德行才趋于的圆满，复归于混沌无名的朴初态。混沌无名的朴演化展开就成为各种功能性的器具，圣人发挥他那无不为的潜能就成了官长。所以，大道的体制浑然而不断裂。

《老子》第二十九章

将欲取天下而为之，吾见其不得已。

天下，神器，不可为也。

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

故物或行或随，或歔或吹，或强或羸，或载或隳。

是以圣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【译文】

想要把天下抓来任意摆弄的，我看他永远也达不成目的。天下是神圣的存在，是不可以任意摆弄的。任意摆弄就会败坏它，紧抓不放就会失去它。所以，各类存在可以任之独行，也可以任之从随；可以任之恬柔轻嘘，也可以任之迅猛疾吹；可以任之强盛，也可以任之衰颓；可以任之安稳，也可以任之毁灭。因此，圣人戒出手过分，戒自奉过奢，戒行走极端。

《老子》第三十章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，其事好还。

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；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。

善者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强。

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骄，果而不得已，果而勿强。

---

物壮则老，是谓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【译文】

用道的原则辅助国君的，不促使国家以武力逞强于天下。以武力逞强于天下很容易得到报应：武装力量所驻扎的地方，总是一片荒败；穷兵黩武之后，总是饥荒连绵。有道的人成就功果就适可而止，不敢执取功果而强梁霸道。不把功果作为凭恃，不借功果而张扬夸耀，不恃功果而傲慢待人，只把功果作为情非得已的必需，并不因此而强霸天下。要知道，事物强壮了就难免趋于老化，这是不合于道的，不合于道总是自速其亡。

《老子》第三十一章

夫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

君子居则贵左，用兵则贵右。

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为上。

胜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乐杀人。

夫乐杀人者，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。

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；偏将军居左，上将军居右。

言以丧礼处之。

杀人之众，以悲哀莅之；战胜，以丧礼处之。

【译文】

尖兵利器呵，是不祥和的东西，人们通常都嫌弃它，所以，有道的人不靠向它。君子居处以左边为贵，用兵打仗以右边为贵——它们背道而驰。尖兵利器这些不祥和的东西，不是君子所常使用的东西。万不得已而使用它，以恬淡为最佳。即使因此而取胜，也不要自鸣得意。因此而自鸣得意的人是以杀人为乐的人。以杀人为乐的人是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的。吉庆之事以左边为上，凶丧之事以右边为上；偏将军居于左边，上将军居于右边——这说明军列的秩序仪轨等同于凶丧之事的行事仪轨。所以，准备征战杀人的人群，要怀着哀痛的心情参加；既使战胜了，也要按照凶丧的礼仪来处理。

《老子》第三十二章

道常无名、朴，虽小，天下莫能臣。

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宾。

天地相合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而自均。

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将知止。

知止可以不殆。

譬道之在天下，犹川谷之于江海。

【译文】

道通常取名于无名，它就像不是器具又可以成为各种器具的朴一样，虽幽隐渺小，但天下没有人能把它作为自己的附属。侯王若能体守于道而治天下，各类存在将自然归服。因天地谐和一体而普降的甘露，没有什么人的指使也会自然均匀。推行建制就会趋于确定的名状。趋于确定的名状（一定的结构秩序）即使是一种现实，也要懂得适可而止。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。有道莅临的天下的那种谐和统合，就好像天下的溪水河流都流归江海一样。

《老子》第三十三章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

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

知足者富。

强行者有志。

不失其所者久。

---

死而不亡者寿。

【译文】

了解别人则智，敏慧自知则明。战胜别人的有力，战胜自己的强。知足就是富有，坚持力行就是有志，不离失他所维系、归依的道的可以长久，身虽死而事业精神流传就是长生。

《老子》第三十四章

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。

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，功成不名有，衣养万物而不为主，常无欲，可名于小；

万物归焉而不知主，可名于大。

以其终不自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【译文】

大道广泛流通，可普及于或左或右的各种领域。万物依靠它才得以生存而它并不推卸，成就了万物并不矜居功劳，护养万物而不肆行管制，通常没有意志趋求，可显得非常虚无渺小；万物都归附于它却感受不到它的拘管限制，可以显得无比浩大。就是因为它不自大于万物，所以能涵纳万物的归附而无比浩大。

《老子》第三十五章

【原文】

执大象，天下往。

往而不害，安平太。

乐与饵，过客止。

道之出言，淡乎其无味。

视之不足见，听之不足闻。

用之不可既。

【译文】

谁奉行了大道，天下就归附于谁。归附于大道，人们就不会相互残害，天下将会稳定、太平。只是，声色美食之类的感官诱惑，总是轻易地就招引某些人不再奔赴大道！这些传道言谈，也许使人觉得淡然无味，觉得不值一顾，不值一听。但是，理解它而运用它，它的妙用是无穷无尽的！

《老子》第三十六章

将欲歛之，必固张之；

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

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；

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。

是谓微明，柔弱胜刚强。

鱼不可脱于渊，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

【译文】

想要收束它，必须暂且扩张它；想要削弱它，必须暂且增强它；想要废黜它，必须暂且兴举它；想要执取它，必须暂且给予它。这就叫做不引人注意的明道境地，是柔弱战胜刚强的机理所在。鱼不可以离开深厚的水体而生存，国家的有效力的凭恃不可以轻易展示于人。

《老子》第三十七章

道常无为而无不为。

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

化而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。

---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

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

<https://d.book118.com/737135115153010002>